

記得當時年紀小

翠屏

1975 那年秋天，我接下休士頓獨立學區（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）所屬，Bellaire Senior High School 的教職，開始了【Mandarin Chinese Course】（漢語課程）的教學。

第一年只收到十名學生。雖然不足公立高中開班的最低法定人數，但是因為課程初創，又是全德州公立高中的唯一，教育當局特予照准。雖然只是十個學生的小班級，卻是來自數種不同族裔的家庭，其中尚未有台灣裔的學生。

十年時光匆匆逝。到了 1985 年後，選讀【漢語】的學生，已經積升到足夠開辦五個班級（漢語 1 至漢語 5）的人數。那時旅居美國各地的台灣留學生（1960 年代之後，台灣湧起留美學潮期間過來者）的子女，很多已經長到 15、16 歲的年紀，成為進入高中就讀的青少年。我的漢語班裏，前後來了為數不少的台灣留學生家庭背景的孩子。

清秋九月開學的鐘聲響過，我的教室就擠滿如小麻雀一般唧唧咋咋，嚷嚷不停的大孩子。經過了漫長的暑假，孩子們久別重逢，就是有說不完的話題。我知道開學第一天，學生們是無法收回數十天野放的心情，專心上課的。於是在簽過選課單，分發教科書之後，我經常在教室裏舉行的活動，是要求每個學生講一段暑假期間的生活點滴～譬如旅遊觀感，看過某本書的閱讀心得，再不然就敘述一段發生在自己身上有趣的故事。

記得那年高年級的漢語班上有四個台灣裔的學生。因為他們的父母碰巧是大學時代的校友或舊識，暑假期間這四個家庭就組團「湊陣」返回台灣去探親兼旅遊。因此在開學那天，我特別要求這四個學生在教室裏陳述一些比較深刻的台灣印象。

甲生說：「那裏的空氣好髒啊！我們出去逛街才一個下午，回到旅館後就發現原本乾淨的衣服領口出現一條黑色的污痕。」

乙生說：「我回去後第三天就生病了。肚子疼得厲害，去看了醫生。醫生說是腸胃炎，因為吃到了不乾淨的東西。醫生給我打點滴又開藥方，足足開了三天才好。……」

丙生說：「那裏的交通好亂喲！有一天晚上我們去逛街，走過斑馬綫時，左邊忽然衝出來一部小貨車，我們差一點被撞到。那個司機還探出頭來對我們大吼～走路忘了帶眼睛，找死啊？」

丁生說：「那裏的餐館好吵啊！裏面擠滿了人，到處都有人在吸煙。煙霧瀰漫，我眼睛睜不開，呼吸也困難。最可怕的是很多人喝起酒來就大呼小叫好像在吵架（爸爸說他們在划拳，是一種喝酒的時候在玩的 game。）我匆匆吃完就拉著爸爸媽媽往外跑了。」

一個好山好水的福爾摩沙美麗島，我們魂牽夢縈的故鄉，在我們留居海外下一代少年人的記憶中，竟然出現了如此可怕的亂象。我聽完之後，悵然良久，心有戚戚。忽然想起小時候父親曾經告訴我，有關他的童年故事。於是把它寫成了一篇簡易短文《爸爸的童年》做為學生的閱讀教材。至今還記得其內容如下：

『爸爸很喜歡講起他小時候的故事。他說那時住在台灣南部的鄉下，站在紅磚圍建的老家庭院，就能看到遠處水藍色的天空下白雲依傍著青山。屋外四周是青翠的菜園與水田，果樹林裏種滿香蕉，龍眼，芭樂與木瓜。臨近的小溪水清見底，溪裏小魚游來游去。他常和鄰家的孩子在溪邊空地上“焗土窯”烤番薯，在果園裏爬樹採木瓜，在小溪裏捉魚蝦。阿嬪做的肉粽與甜糕特別好吃。阿公講的故事令人難忘。

老屋門前有一顆大榕樹，樹下的清蔭是阿公坐著講故事的地方。夏天的黃昏，太陽才下山，晚霞未散，星星就出來了。鄰家的孩子吃過了晚飯，紛紛提著小矮凳，跑出來圍著阿公坐下。阿公講“虎姑婆”、“白賊七”、“廖添丁”還有“哪吒三太子”。……

阿公的聲音在晚風中飄蕩。牆角有一叢桂花樹，白色的小花散發出淡淡的清香。火金姑在花間飛上飛下，一閃一閃的小燈籠，好像在

與天上的星星爭亮。夜深了，孩子們都回家了，我不知不覺也趴在阿公的膝上睡着了。』

當我在教室裏講到“烤番薯”、“採木瓜”與“捉魚蝦”時，不但我自己彷彿走入了時光隧道，學生們也異乎尋常的安靜，幾十雙晶瑩的眼睛似乎跟隨著我的陳述，看到了那個山明水秀的美麗島。我特別用阿公，阿嬤代替北京話的祖父與祖母，也特別用臺語讀出虎姑婆、白賊七、肉粽與甜糕。班上各色人種的孩子朗朗跟上口，霎那間，漢語教室演化成了臺語小學堂。

其實，爸爸的故事結尾隱含有一段可愛的稚情，我沒有把它寫入講義中。～～爸爸說：「那時鄰家有一個跟我年齡相仿的小女孩，總是第一個從她家裏跑出來，手上拎著兩張木凳，一大一小，放在樹蔭最前頭的地方，一個給阿公，一個給我坐。」

「那她自己呢？她坐哪裏？」我忍不住插嘴。

「她在後頭靜靜地站了一會，看了我一下，臉上顯出羞赧的神色，低下頭就悄悄地回到家裏去了。在那個時代，八、九歲的女孩已經要負擔起照顧小弟、小妹和掃地洗碗的家事。」

「你有沒有跟她講過道謝的話？」

「怎麼能開口？那時候小男生跟小女生是不敢講話的。有幾回在小學校園的走廊上不期而遇，她也是臉一紅閃身就跑開了。」

「後來呢？」我抓緊話題不放。

「哪裏會有後來？小學畢業以後，我到城裏讀中學，寄住在學校附近的朋友家，偶爾回到鄉下，也是來去匆匆。不久聽說她家搬到外地去了，不知道是哪裏，也不曾再遇見。」

「你現在還記得她的模樣嗎？」我追著問。爸爸沉默了，臉上帶著點朦朧微笑的神情。……記得當時年紀小，夢裏花落知多少？

(5/2020)

